

琴台

複雜的三角戀

胸懷磊落的王慶在北京時，因公事忙，有時不能陪陸小曼出遊，就邀徐志摩代勞。

起初，徐志摩是出於友情難離，更多是對陸小曼印象極好，也就樂於充任其代人。但是，人畢竟是有感情的，何況愛好文藝，意趣相投，共同語言一多，談話內容就豐富了。

從王慶調任哈爾濱後，徐志摩和陸小曼接觸機會更多了。劉海粟稱，他最早觀察到兩人的感情發展。一個是使君有婦，一個是羅敷有夫，人言可畏，徐志摩理智上是有愧疚的。所以他於一九二五年避走歐洲。不久，徐志摩突然接到陸小曼病重的電報，他便不顧一切地從歐洲趕返北京。

這一來，兩人更難捨難分了。後來，套陸小曼自己的話：「他給我的那一片純潔的真情，使我不能不還他整個的從來沒有給過人的愛！」這段複雜的三角關係，後來還是由劉海粟出面擺平，事到如今，王慶最終同意解除婚約，徐陸得償所願。

徐陸結婚之後，陸小曼患了肺病，加上花費慣了，所以兩口子生活十分拮据，經常要靠劉海粟等朋友接濟。徐志摩更是「不羈的徐志摩」。

中曾提到徐陸感情發展到後來，雙方經常吵鬧。陸小曼開支太大，不勝負荷。徐志摩曾苦勸陸小曼北上，節省開支及少與畫家兼醫生翁端午來往（翁已有妻兒），以免惹閒話。

陸小曼並沒有聽進去，郁達夫寫道：「當時陸小曼聽不進勸，大發脾氣，隨手把煙槍往徐志摩臉上擲去。志摩連忙躲開，幸未擊中，金絲眼鏡掉在地上，玻璃碎了。」

徐志摩曾因此而一度出走。徐志摩墜機身亡後，對陸小曼打擊極大，從此素服打扮。王映霞寫道：「下午，我換上素色的旗袍，與郁達夫一起去看望陸小曼，陸小曼穿一身黑色的喪服，頭上包了一方黑紗，十分疲勞，萬分悲傷地半躺在長沙發上。見到我們，揮揮右手，話算是招呼了，我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在這場合，說什麼安慰的話都是徒勞的。沉默，一陣長時間的沉默。陸小曼蓬頭散髮，大概連臉都沒有洗，似乎一下老了好幾年頭。」



不羈的徐志摩。（採自徐善著：Chasing The Moder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Life of Poet Xu Zhimo）作者提供

天言

友敵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外，還有許多可能。近日天命對一種人際關係感到好奇，於是看了不少與之有關的文獻或文藝作品，發現當中與玄學智慧有相通之處。

這種有趣卻又常見的人際關係，被一些心理學家稱為「友敵」（Frenemy），顧名思義，即是「朋友」和「敵人」的結合。閣下或許會問，若說「曾經是朋友，後來變成敵人」倒是很常見的，但「朋友」和「敵人」的狀態會同時呈現在一個人身上呢？

如果一定要給這種關係定義的話，可以說是「儘管敵對，但表面上仍然表現得友好的一種關係」。除了指朋友之間，甚至還可以指親人、國家之間的關係。

閣下回想自己童年的時候，你最親密的朋友幾乎就只有同班同學。天生樂觀豁達的孩子，從不

在意成績，便度過快樂童年。然而一些肩膀上被壓了重重期待的「好學生」，看待與自己一起名列前茅的「朋友」時，眼中不免多了幾分戒心和攀比的念頭。

弔詭的是，他們未必是完全的敵人，皆因在眾多學生中，對方最明白同為「好學生」的酸甜苦辣。在對方重重摔倒的時候，自己除了幸災樂禍之外，似乎也有感同身受的憐憫。

看似矛盾卻能共存的關係，其實在中國哲學、玄學智慧中早有啟示。例如，常常有人問天命，「生肖相沖」是否代表兩人互為「剋星」？而天命也曾解釋過，「相沖」有時或許是指對方令你特別「肉緊」（在乎），你很容易因為對方而生氣、難過，甚至咬咬牙切齒，但這正是因為他在你心目中地位特殊，令你無法以旁觀者心態來看待此人。

其實，許多父母與子女之間，恰恰就是你們想避而遠之的「生肖相沖」的關係！

生活語絲

自我批評

整理書房中的舊書報，發現有近七十年前的一本《時代》期刊，出版日期是一九五零年七月一日。

中文的《時代》，是蘇聯背景的中文刊物，也許就是蘇聯為中國讀者準備的時事半月刊。內容著重國際新聞，但不篇幅是為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宣傳，其作者大部分皆是蘇聯人，只是譯成中文罷了。

但是既然是給中國讀者看的，也不能完全脫離中國的政治生活。因此，翻開內頁，兩版的照片都是介紹中國的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照片裡中國的最高層領導人都有了，但也加上當年參加全國政協的女勞動模範趙桂蘭、李秀真、起義將領盧漢（雲南軍政委員會主任）、鄧錫侯（四川起義人士）、劉文輝等人。

接著是兩版介紹蘇聯高加索黑海療養院的綺麗風光，證明蘇聯除了給予普通勞動者免費醫藥治療之外，還「廣泛設立療養院供普通勞動者使用」。

不過這本雜誌所刊的文字，都是長篇大論，缺乏對一般讀者的吸引力。雖然該期的第一篇文字，是轉載蘇聯《文字與生活》的社論，題目叫《關於出版工作的自我批評》，然而這篇轉載文章，仍然佔據兩版，而且內容也可說是「卑之無甚高論」。只說蘇聯的報紙雜誌對於新書的報道和介紹不夠，說重要的報紙很少發表新書的出版消息。

自我批評，應該檢討文字不夠生動活潑，應該檢討內容沒有針對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應該找些中國作者寫一些適應中國讀者有興趣的文字。

翻開第一頁的目錄，作者都是蘇聯作家，只是轉載了一篇當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所作的報告全文。文章說，蘇聯的書籍，是全世界最進步最真實的書籍，可是這刊首的文字，卻不是能「推廣到廣大人民群眾中去」的文字！

芳華有之不獨江南

百家廊

若荷

桃紅柳綠，春夏交替，空氣中流淌着花草的清香，正是野菜生發的季節。友人從山間回來，手裡握了一把鮮嫩的幼苗，說是山蒜好吃，然後朝我眼前一晃。那布鞋上的泥土，衣角上的草屑，都在這一揮一揚裡泛出春意。

看見那些春韭一樣的綠苗，心中不禁想起「萌發」這個詞語。萌發，就是讓萬物甦醒，惺惺然張開眼睛，舒展軀體，一路開花之後，草長鶯飛的吧。

沂蒙山區的春在這個時節裡去山野踏青，看那些不知名的花兒次第開放，嬌紅俏麗，很是愜意。採一朵掖在髮髻，映上臉頰，讓衣袖沾滿草香花香，頓覺心情舒暢，光彩照人。

這個季節要馬不停蹄去看花兒了，不能辜負好時光。於是忙裡偷閒，揣着心愛的手機，唱着山歌，踩着草地，到田野裡尋覓覓，去看怎麼也看不夠的花樹，去挖怎麼也挖不盡的野菜。低淺的黃色的蒲公英、苦菜花、紫葉李、杏梅花……五顏六色的花枝閃進眼簾，直教人目不暇接。薺菜星星點點，就像撒落地上的珍珠，雖微小卻格外惹人注目，微微顫動的它們，彷彿是插在大地母親髮間的玉簪，美麗而莊重。

總好奇那麼小的花兒，怎麼能把沉睡一冬的土地喚醒，將枯燥無味的大地點綴得那般溫馨、醒目，將人們被冬天束縛、頹廢了的情緒一掃而光，點燃成一把通紅閃亮的火炬，怒放成枝頭上的桃花山和海棠谷，怒放成萬紫千紅的情態，點綴綿綿不絕的山川河流。

陽光正好，風兒柔和，天空湛藍，燕子涉過波光粼粼的河面，郊外曠野裡現出飛舞的風箏。蝴蝶、蜜蜂也纏繞在低矮的花叢，用翩跹的舞蹈和嚶嚶嗡嗡的歌聲，來表達牠們對春天的熱愛。牠們要在春夏交替的日子裡打一個與收穫有關的戰役——採集新蕊上的花粉，汲取花中的蜜汁，以示對這個春天以及花事的滿足與敬意。

風兒在這一時刻笑了，挾着嘩啦啦的響聲掠過；山河在這一時刻笑了，敞開嶙峋的胸膛，任憑陽光和海浪的拍打、照耀；山澗的小溪笑了，它們跳躍着跌宕着，用浪花波動成春天的詩行。它們唱着春天、夏天，唱着新生、絢爛，唱着唱着，便走進這個芳華亮麗的時刻。我們去公園，玉蘭在乍暖還寒的風中站成一道雅致的風景；我們沿着濱河大道

去看海棠，用相機拍下枝葉間美麗的人影花影。花海人潮，到外是飄起的絲巾，舞動的長髮。我們到一個山旺去看花，連翹的花枝翻過矮牆，將一串串花瓣穿成幕簾，人在花簾下面穿過，便染上一層如花般的嬌羞，酒紅臉龐。

金燦燦的黃花還沒有退去，高低不平的山坡上又現出一片紫雲，那是丁香花的紫韻。我們差點把臘梅當成了茱萸，又把文冠果花當成了類似丁香的花卉。據說文冠果的種子是專門用來抗乾旱、貧瘠和風沙的，它們喜歡生長在石灰性沖積的土壤，在固定或半固定的沙區也能生存。更喜歡我們這裡的黃土丘陵，石質山地，哪怕被巫女佈施了令這片土地貧瘠的巫術。

我們去附近的南山上看牡丹，那裡有一戶人家，從祖父開始就種牡丹，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悠長的山間小路，是城市與鄉村的指針。離牡丹還有一段路程，花香就已撲鼻。我們共去尋訪了兩次，一次是在花期，一次經過了一場綿長的夜雨。在凋謝了的花叢裡，有人仍然撿拾掉地上的花瓣，依依不捨地捧在手裡，說，花兒落了，可以把它們收集起來，做成香囊佩戴身上。那捧了花的手，立刻吸引來一隻蝴蝶，輕輕落於指尖，一對翅膀在縈繞的花香中不聽使喚，彷彿花的靈魂還沒有消散。

有位老人告訴我山裡的寶物很多，她所指的「寶物」無非是些草藥，苦菜、茵陳、馬齒莧等等。苦菜、茵陳是可以焙乾做成苦菜茶的，它們既可入藥，亦可做成味道絕佳的美味——小豆沫。馬齒莧是一種生命力很強的植物，它的頑強生存令人讚歎。中醫說它清熱解毒，能明目，貪戀者喜歡它簡易烹作，能登大雅。

杜甫在他的《園官送菜》詩中寫道：「苦苣針如刺，馬齒莧亦繁。青青佳蔬色，埋沒在中園。」足見詩人對它的鐘愛。山蒜也在這個時節悄然生發。《本草綱目》上有云：「山蒜、澤蒜、石蒜，同一物也。但分生於山、澤、石間不同耳。」；《爾雅》也曾定義曰：「山蒜也，今京口有蒜山，產蒜是也。」然而山蒜在我們這裡卻處處有之。生長在春天罅隙裡的它們，像草一樣經過了春雨的飄洗，山風的撫摸，一日日長大，一日日青蔥柔潤，彎下屬於牠們的謙卑的身軀，像是給生它養它的泥土、大山致禮和感恩……

謙卑，使它汲取了泥土最大的養分；感恩，使它花開花落，繁衍不絕。山鬚一樣的它們，在飄搖不定的風中，搖曳出一種特有的姿勢，它生長在哪裡，哪裡就湧起一叢綠浪，現出一片綠茵。它生長在草間，卻又不和草們那樣剛直，有一份豪放還有一份不羈。它嚴肅着，彎曲着，盡量使自己內斂敦厚，辭尊居卑。在它撲實的葉頭下，是如蒜苔開花以後頂端的種子，晶瑩圓潤，且有幾分玉質，組成一粒粒潔白脆弱的根系。

現在正是採集山蒜的時機，這個時候去山野溝壑裡尋找，總能輕而易舉地收穫。剝去山蒜的外衣，露出潔白的根莖，將它們泊在水裡，不一會兒水脈就會沿着根莖貫通全株，青蔥可人。

山蒜的吃法，是把它們洗淨切段，以細長的肉絲大火炒之，和烹炒肉絲蒜苗有些相似。洗淨的山蒜切成碎沫，裹上雞蛋上鍋翻炒，也是非常不錯的美食方式之一。我有一個朋友，喜歡用山蒜做成泡菜，再蘸上豆瓣醬捲進煎餅，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山裡人家並不缺少蔬菜，然而每年春天，還是柳芽萌發之時，熱衷於去山裡挖籠野菜，代替幾頓家常小菜。他們趁野菜不老，有所選擇地翻動，去掉覆蓋在嫩芽上泥土，掐去頭尾，只要選擇芽尖的精華部分，蘸以蒜泥下酒，也不失一道美味，那上面，依稀沾着原始的清純。或者耐心淘洗、加工、製作，做成一鍋豆沫，使其在燃燒的火與蒸氣之間，煥發出成熟的味和質。

他們對這項工作做得非常投入，對土地和野菜充滿虔誠與敬意。他們把這項活動當作一次對季節的紀念，隆重登場，然後在春的最後一個時段悄然轉行，將年復一年的回憶，留給每一個不願辜負韶光與美食的人，他們把這樣的回憶，稱作「舌尖上的春天」。



蝴蝶 網上圖片

翠袖

張家輝豪擲1.31億購名宅

樓市暢旺，再有演藝界名人入市。最新消息，張家輝豪擲1.31億港元購入中半山老牌名廈的高層單位，此乃香港數一數二的屋苑，名人匯聚，住客非富則貴，連香港第一特首董建華也居於此，很少放盤出售，可說可遇不可求。

張家輝樓換樓，屢有斬獲，愈買愈豪，他甚為低調，不過外界反應非常正面，出奇地好，網民激讚，足見張家輝為各界愛戴，更有指張家輝是勵志「香港仔」典範。

十年人事幾番新，張家輝在成為藝人前是一名警察，後來加入現已倒閉的亞洲電視當藝員，曾擔任多部劇集主角，也曾拍電影，卻未能大紅大紫，後來加入無綫，拍了多部劇集。直至1998年憑《天地豪情》備受關注，人氣暢旺，邀他來電台做專訪，接觸他真人後，已覺他非池中物。

後獲王晶賞識，憑於《賭俠1999》中飾演「化骨龍」，重回電影圈，大受歡迎。由於他充滿幽默細胞，又具創意，很快便晉身為喜劇演員，並成為多部喜劇男主角。

在成為笑匠級演員時，他忽然在我的電台節目中宣佈不再接拍喜劇，要轉型當性格演員，他很有決心，很堅定，要向高難度挑戰。由

喜劇演員變身性格演員並不容易，首先要「洗底」，令觀眾忘記他是喜劇演員，又要有導演有信心起用他做性格演員，靜止一陣子後，他獲杜琪峯起用為男配角，開始獲機會拍攝多部懸疑、動作和警匪片，深受圈內外人士讚賞，終憑《証人》獲7項影帝殊榮，奠定影帝地位，之後又憑《激戰》再勇奪最佳男主角。

在2009年初，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頒予張家輝影帝獎項時，他致謝辭時把自己比喻為名廠工廠內不起眼的失修機器，沒有人注意，但該獎項就像潤滑油，令他繼續運作……何止繼續運作，更大放異彩。

張家輝一再證明世上沒有懷才不遇這回事。



張家輝愈買愈豪，最近豪擲1.31億港元購入中半山一個單位。

路地

中醫感冒方

因為不是中醫，不能提供醫方，通常網友問疾病處理問題，小病可以浸腳、暖敷、貼膏、洋蔥或蒜片或薑片在腳、脊，或用原始點（吃薑、按推、溫敷），但大病一定要找中醫或自然療法。

近期看到梁浩榮醫師把感冒十八方貼了出來，其中兩款我們自己頗常用，故此純粹想以用家角度分享一下，個人認為只要是初起不適，小柴胡及藿香正氣散的效用均甚為理想。

1) 小柴胡湯：「出自《傷寒論》，由柴胡、黃芩、人參、半夏、生甘草、生薑、大棗組成，藥方偏溫，有和解少陽之效。適合感冒處於不好不壞的階段服用，病徵主要表現為惡寒發熱交替出現、胸悶腹脹、食欲不振、心煩作嘔、口苦咽乾、脈弦。本方亦較適合體質較差、脾胃不佳的小兒初患感冒時服用。」

很多中藥品牌都有出小柴胡沖劑，當然甚少會用上人參。中醫朋友曾說現在很少有好人參，與張仲景寫《傷寒論》時的人參也不同，故應以黨參代替。後來有做中成藥的朋友也說，藥廠多以黨參去製成藥，不知是否真偽。但一般初起感冒，用小柴胡湯不會有亂用清

熱苦寒藥的問題，個人經驗是比寒涼的川貝更正氣。我常看的兩位中醫，都同說看不到中醫時，可先吃小柴胡，之後再找醫師調理。小柴胡沖劑也變成我的旅行必備藥品。

2) 藿香正氣散：「出自《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由藿香、紫蘇、白芷、大腹皮、茯苓、白朮、半夏、陳皮、厚朴、桔梗、生甘草、生薑、大棗組成。藥方偏溫，有解表化濕、理氣和胃之效，適合飲醉食滯，汗出吹風，感冒初起患者服用。病徵主要表現為發熱惡寒、頭痛身困、腹痛吐瀉、不思飲食、舌苔白膩、脈浮滑。腸胃型感冒較為適用。」

這猶如中醫裡的止瀉丸，我小時候未遇上好中醫時，常常肚痛，無論是西藥還是藥油，都沒有太大用處。唯獨此散（多製成丸）可以令肚瀉減慢，不會止瀉，但會瀉得較不痛和辛苦。後來才明白吃了不乾淨的東西，是應該讓身體排出來的，不是要停止，而是將其變成有效率的排，否則腸胃會變差。如今無論是暈車浪、肚痛、作嘔，很多情況是藿香正氣丸都可以處理到。

不過補充一句，相熟中醫提醒始終以某大品牌且沒有糖衣包裝的原始樽裝版的效用最好，大家可以參詳。

鵬情萬里

我來香港時間不長，時間寬裕了，我就沿着山道，看着風景，吹着海風，走路回公司。倘若時間倉促，我就會選擇搭乘小巴，雖然只需二十多分鐘，一路上的顛簸和急刹，總讓人心驚半天。小巴司機脾氣之火爆，似乎是馳名香港，只要提起來，就會有人笑。好似在說一件人盡皆知，卻又苦惱無比的事。

我遇到了兩回。有個姑娘急匆匆的上車後，才翻包騰袋，左摸右掏，搜尋自己的八達通。此時，車上已是滿座，單等這個最後上車的姑娘，滴卡落座，才好發動車子。姑娘找了1分鐘，還是沒有找到，不出預料，小巴司機嘩里嘩啦開始發瘋。

你以為你長得靚女，站在車上表演找八達通嗎？你這樣磨磨蹭蹭，你耽誤所有人的時間，你的質素帶出門了嗎？天天出門遇到你這樣的靚女，還要不要開車？還要不要做生意？我寫字一向斯文，惟有把小巴司機的原話，全部都譯成書面語，才覺得勉強能與讀者見面。

大約又過了兩分鐘，姑娘終於找到卡，一言不發滿臉通紅地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車子即時發動，在彎彎繞繞的路上又急又快，司機一車二用，又要對付複雜的路況，辱罵小姑娘的嘴

小巴司機

巴一直也未停。一車人，彷彿都睡著了，車裡異常寂靜。快要到下一個站了，才有人小小聲說「有落」，好像怕惹到小巴司機怒火累及池魚。

第二回是個雨天，到處都濕漉漉的。有個阿婆，剛上車，就滿口「唔該」跟司機叮囑，要在某站某站下車。司機很大聲地說，你說一遍就夠了，我的耳朵又未聾。阿婆仍然笑咪咪「唔該」個不停。

阿婆叮囑的站到了，司機粗聲粗氣地說，唔該阿婆，快落車。等阿婆千恩萬謝走到了車門口，才發現，自己其實要在下一站下車。車外面是滂沱大雨，車裡面是小巴司機，一聲高過一聲地催促。阿婆站在車門口猶豫了幾秒，又一臉堆笑，朝司機說，「唔該唔該，我老糊塗了，頭先說錯了站，下一站才落車。唔該哥哥，唔該唔該。」邊說着，她又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下來。

小巴司機嘴上的炸藥立時引爆。唔該阿婆，自己錯就錯了，說一次就夠了，你囉嗦來囉嗦去，你知道不知道這樣惹人煩？一大把年紀，你第一回坐車，車停了你不下車，多走一站腳會走大？搞不清在哪个站下車，就搞清楚了再說……

車裡的人又都好似司空見慣一般，都在靜默裡貌似睡著了。還好，尷尬氣氛持續得不久。唔該阿婆很快在唔該聲中，下了車。

昨日，剛上小巴，我就聽到有個說普通話的哥哥仔，跟小巴司機說，我要在某某地方下，麻煩您到了提醒我，我第一次搭小巴。小巴司機很客氣地用普通話說，你先坐下來，到了我會告訴你。

車裡的人面面相覷，好似看到了太陽從西邊出來。不一會兒，車子開到一個大廈前，忽然停了下來。只見小巴司機笑咪咪地回頭說：後面那個哥哥，你的站到了，請下車，請下車。說普通話的哥哥仔下車前，特意跟司機說了兩聲謝謝你。小巴司機繼續笑着用普通話說，不用客氣，過馬路注意看紅燈。

車裡的人再一次面面相覷，彷彿太陽又從西邊出來了。概率對於統計學而言，是可以寫論文。對於人生際遇而言，實在沒有半點值得參考的價值。遇到了，就是百分百，遇不到，就是零。夕陽門半掩，過此亦無因。飛奔的小巴，呼來嘯去，搭乘哪一趟，錯過哪一趟，於人於己，都只不過是隨機應變。

僅此而已。